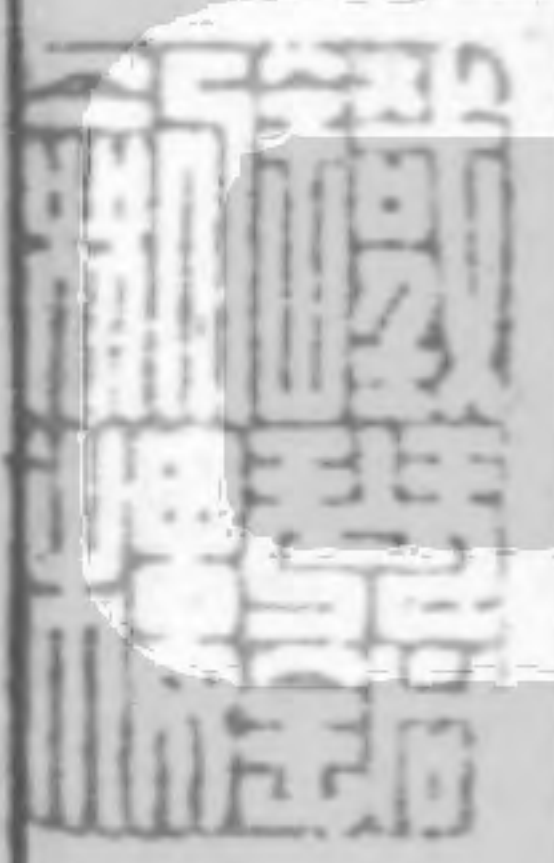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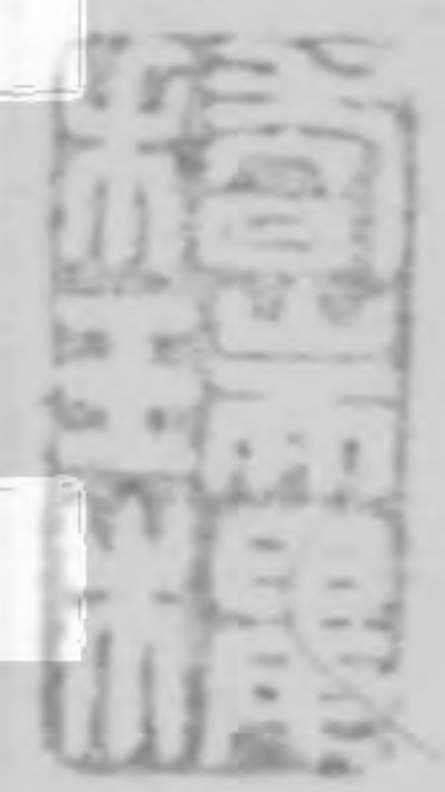


妙絕古今序



文章之精絕者一代不數人而一人不數篇
余自春秋傳訖歐蘇氏拔其尤得七十有九
首蓋千載之英華萃矣時同子弟朋友吟諷
之善哉今而後有過予陋巷而聞軒縣者必
是編也夫淳祐壬寅春東澗書

伯紀負奇材游諸公間祕監柴公敬其行西
山真公取其學南塘趙公奇其文昔余爲江

東憲公餘屈致館舍論辯終日因得是編皆
諸老之緒言也銖兩之必較毫髮之不差軼
梁統之選而過之精矣雖然言之精者道之
寄六經其元氣也學者又當豐豐毋但求言
語句讀之工而已寶祐丁巳二月紫霞老人
題

妙絕古今序

舊本无此序

文以載道也孔子曰文不在茲乎言道
也周末文勝於是而離道而為文者秦
以上書漢以對策唐以詩賦取士於是
學者以文為進取計而離道益遠矣梁
蕭統文選唐姚鉉文粹自謂時更七代
理貫六籍畧善集英掇菁擷華後有

作者不亦為已由今觀之其皆載道之文乎
抑否乎攷之聖門游夏以文學名而列之
四科之末故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
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豈游夏徒於陳蔡之間性與天道尚未
得聞之與要之文而離道藝焉而已柳
柳州言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以
明道是故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疎之
欲其通宥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
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
易詩書禮春秋以取道之原參之孟荀
莊老穀梁國語離騷太史旁推交通而
以之為文其文似矣其果合於道乎後論
柳州者謂其於道何如也余昔以文舉于

有司蓋學而未能者歷仕三十年為未
聞道竊見今之名家如后渠荆川嘗選
擇古人之文以嘉惠學者是編蓋宋人所
選真西山亦稱許之其曰妙絕以文言抑以
道言也魯乃資彩進求學以為千名應
試之階乎度之蕭蘭氏得善本授之梓
焉請予序之其載道與否當有具眼
於驪黃牝牡之外者

嘉靖乙卯春正月既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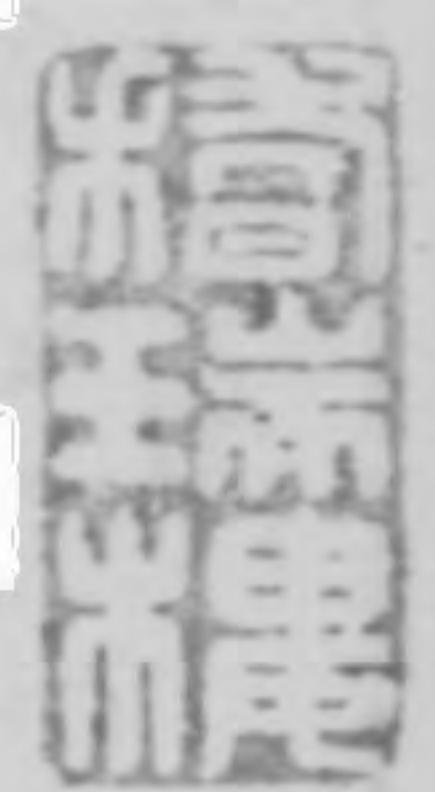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奉

勅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錫

山談愷書



妙絕古今篇目



左氏

國語

孫子

列子

莊子

荀子

國策

史記

淮南子

揚子雲

劉子駿

諸葛公

韓昌黎

柳河東

杜牧之

范文正

歐陽公

曾南豐

王荆公

蘇老泉

蘇東坡

妙絕古今目錄終

舊本无此行

左氏

舊每篇皆有由請今但記其密點者舊本密點間有一句中脫落者今以意增之其有出圈者亦著焉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鄭伯如

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

寓寄也

曰子為

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

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

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

貳離

也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

賴恃用之

諸侯貳則晉

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没没也

没没沉滅之言

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與也德國家之基也
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
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
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
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
子子實生我無寧寧也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宣子說乃輕幣

襄公二
十四年

襄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
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
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
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枉寡君者何是
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閤閔厚其墻垣以
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
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墻葺覆也以待
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甸請命

請問毀垣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

時也誅責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

事隨時來逢執事之不問而未得見又不獲

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

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薦陳猶獻

也見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

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庠

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

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填館宮

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巡宮行夜車馬

有所有所賓從有代代客巾車脂轄巾車主車之官

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視客所當得百官之屬各展

其物展陳也謂羣官各陳其物以待賓公不留賓而亦無廢

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巡行也教其不知而恤

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言見遇如此寧當復有災患邪

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

銅鞮晉

而諸侯舍於隸人

舍如隸人舍

門不容車

而不可踰越

門庭之內迫近又有墻垣之限

盜賊公行而天

厲不戒

厲猶災也言水潦無時

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

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

何所命之

問晉命已所止之宜

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

之憂也

言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

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

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

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

羸受也

是晉

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

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

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

之若之何其釋辭也

襄三十一年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

為邑大夫

子產曰少未知可

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

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

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

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
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
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
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
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
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
則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
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

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
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
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
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
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
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
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
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傳

子產之治乃
子皮之力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復以女既成昏許

成晏子受禮受賓享之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

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

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

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

四豆為區容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容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六斛

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

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三斗釜八斗鍾八斛以家量貸

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

蛤弗加於海賈如在海不加民參其力二

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歛公聚朽蠹而三

老凍餒國之諸市履賤踊貴踊則足者民人

痛疾而或煥休之煥休痛念之其愛之如父

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

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其相胡公大姬

巴在齊矣

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言陳氏雖為人臣然將

有國其先祖鬼神

巴與胡公共在齊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

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

言晉衰弱不能征討救諸侯

公乘無人卒列無長

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

庶民

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殫相望而女富溢尤

嬖女

寵之家

民間公命如逃寇讐藥郤胥原狐續慶

伯降在阜隸

八姓晉舊臣之族也

政在家門

大夫專政

民無

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悵憂

悵藏也

公室之卑其

何日之有

言今至

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

猶怠

昧旦早起也

不大大也言夙况日不悛其

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

問此何以難叔向曰晉

之公族盡矣肝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

先落則公從之肝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

而巳肝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無法幸而得

死言得以壽終為幸

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

宅日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

宅日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

諸爽塏者塏明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

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

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旅衆公笑曰子近市

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

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

貴履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傳

晏子令不與張趯同譏傳景公於是省於刑

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

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糜盪已其是之謂

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拜

宅其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舊則使宅人反之

還其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

卜鄰矣二三子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

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

舊宅公弗許因陳栢子以請乃許之昭公

楚子狩于州來狩冬次于潁尾潁水之尾使

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

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以為之援

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翠被以翠羽豹

鳥以為豹皮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

見夕莫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敬大與之語曰昔

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級齊太公之子王孫牟

衛康叔燹父晉唐叔子禽父周公子並事康王四

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四國齊晉魯衛今吾使

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

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在新城汭篲

路籃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

挑弧棘矢以共禦王事言楚在山林少所出

有齊王舅也成王母齊太公女晉及魯衛王母弟也

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

王將惟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

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

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

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

我大城陳蔡不羨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

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

畏也四國陳蔡又加之紀載至此如畫出當辨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

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剥圭以為鉞鉞斧也秘秘柄也

破圭玉以敢請命請制度王入視之析父謂

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

若之何譏其順子革曰摩厲以湏王出吾刃

將斬矣以已喻鋒刃欲自摩王出復語左史

倚相趨進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

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

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

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

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

之惜惜式昭德音情惜安和貌思我王度式如玉

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

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治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朱

文公云家語正觀政要王揖而入饋不食寢

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

有志克已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

是豈其辱於乾谿昭十二年

晉韓起聘于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玉環同工

共朴自宣子謁諸鄭伯謁請也子產弗與曰非

得體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太叔子羽謂子

產曰韓子亦無幾求言所求少晉國亦未可以貳

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闖其間

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

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

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

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

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不復成國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銳細小也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

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復重求也今買諸

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

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

并與商人俱來庸次比耦，庸用也，用次更相從耦耕以艾殺此地

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

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無或勻奪。爾有利

市，實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

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

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

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藝法

也鄭鄙邑也亦弗為也不欲為僑若獻玉不

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王曰起不敏敢求

王以徼二罪敢辭之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

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

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籍手以拜昭十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其大

宗賂以女樂訟者之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

沒女寬二子魏子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

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

待於庭魏子朝君退而饋入召之召二大比

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

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

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言飢饋之始至

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

而有不足是以再歎魏子中軍帥及饋之畢故謂之將軍

願以小人之心屬厭而已屬足也言

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獻子辭搜陽人昭廿八年

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黑肱非命

卿故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是黑肱也夫

有所名而不如其已有所謂有地也言雖有名不如無名已止

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

弗可滅已是以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

為利回回正也不為義疚疚病也見義則為之或求名而

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

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求名而不得也二十

年豹殺衛侯兄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

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

懲肆而去貪也物事也肆放也齊豹書盜也懲肆也三叛人名去貪也若

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微攻難之

士將奔走之攻猶作也奔走猶趨赴也若竊邑叛君以徼

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盡力為之不願於見

書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

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無禮惡逆皆數而不志記事之善者也

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

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昭三

年十一

國語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

焉賈待中云隧王之葬禮闕地通路曰隧王弗許曰昔我先王

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規規畫而有之以

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其職貢也以備百姓

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

公侯伯子男其餘甸服之外地也使各有寧宇以順及

天地無逢其災害順天地尊卑之義也先王

豈有賴焉賴利也言無所利皆均分諸侯內官不過九御九御

外官不過九品九品九卿足以供給神祇而已

言嬪與卿主祭祀也豈敢猷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

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

重布之王何異之有輕重布之貴賤各有等也今天降禍

災於周室予一人僅亦守府僅猶劣也府藏先王之府又

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太物以賞私德

班分也大物謂隧也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予一人予

一人豈敢有愛也應猶受憎惡也言晉文雖當私賞猶非我一人先

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玉佩王所以節行步也君臣尊卑遲速有節言

服其服則行其禮以言晉侯尚在臣位不宜有隧也叔父若能光裕大

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改物改正朔易

服色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縮引也備予物隧之屬予

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流放也言將放辟於

荒裔復何陳辭之有乎若由是姬姓也謂文公未更姓而王尚將

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

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言有天下則遂自至予敢

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章表也所以

諸侯其若先王與百姓何言無以奉先何政

令之為也何以復臨百姓若不然叔父有地

而隧焉自制地予安能知之所不文公遂不

敢請受地而還西山曰愚按此篇要領在班

後云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蓋覆說此意

也晉文公之於定襄王自以為為不世之大功

其請隧也蓋駁駁乎窺大物之漸襄王目之

曰私德曰私勞所以折其驕矜不遜之意玩

其辭氣若優游而實峻烈

真可為告諭諸侯之法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

歎之家而主猶績言家有寵不當績也懼于季孫之怒

也季孫康子也其以歎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

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

女居坐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

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

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

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

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采

采織也祖習也識知也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

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宣偏也序次也少采夕月與太

史司載糾虔天刑糾共也虔敬也日入監九御使絜

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即就也諸侯朝修天

子之業命業事也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

徹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

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

即安庀治也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

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

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之

夫人加之紘紕說云統冠之垂前後者昭卿謂統所以縣瑱當耳者卿

之內子為大帶卿之適妻曰內子大帶緇帶也命婦成祭服

命婦大列士之妻加之朝服既成祭服又

加之以朝服也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庶士下士也下至庶人也

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社春分祭社也事農烝屬也冬祭曰烝烝而

獻五穀布帛之功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

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

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

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

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

不自安欲使我不績而自安以是承先君之官余懼穆

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

婦不淫矣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

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

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藥武子無一卒之

田上夫夫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宗宗官器祭器宣其

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越發也諸侯親之

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疚病也以免於

難免於君難之難及相子驕汰奢侈貪欲無藝相子藥書

之子畧則行志法則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

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敗相之行而修武

之德懷子相子可以免於難而離相之罪以

亡于楚亡奔夫卻昭子昭子卻其富半公室

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於

朝其宗滅于絳不然八卻五大夫三卿三卿

卻至卻擊又有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

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藥武子之貧吾以為

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

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

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

自相叔以下嘉吾子之賜相叔韓氏之祖曲沃相叔也。合求

玉憂貧二事觀之宣子蓋多欲矣居則賴叔

向以存其亡出則因子產以免其憂而韓子

卒稱君子且令終焉人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墮壞也壘

荀寅士吉射圍趙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

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

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辭請不

可曰是昭予讐也郵無正進無正晉大夫曰

昔先王文子少蒙於難文子簡子祖趙武也

之讒趙氏見討從姬氏於公宮姬氏莊姬趙朔之妻

姊也有孝德以出在公族為公族大夫有恭德以升

在位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

譽矣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在公宮故基

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景子

之子簡子之父趙成也從其王母在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

能纂脩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

子學教也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

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

加之同宗之以父兄父兄子皆疏之荀以及此難荀

之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

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言見壘培可

師保何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

為不增也鳩安也 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

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以免難之

賞賞尹鐸免難之賞軍賞也言見戒而懼懼則有備是為免難也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亶子亶楚申公史老也子亶不

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舉伯楚大夫也子亶怒而出

曰子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

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傲子若子方壯能

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承受事業次序於是不

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

猶箴傲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師長大夫

士衆士也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舍棄也八十日

耄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

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言謗譽之言志記也在輿有

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

諫誦訓工師所誦之居寢有執御之箴臨事

有瞽史之道

事戎祀也瞽樂太師掌詔
吉凶史太史也掌詔禮事宴居

有師工之誦

師樂師工瞽矇也誦謂箴諫也史不失書矇不

失誦以訓御之

御進也於是乎作懿戒以自警

也

懿詩大雅抑之
篇也懿讀曰抑

及其沒也謂之獻聖武公

子實不獻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

日中曷不皇暇食惠于小民維政之恭文王

猶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

老老恃楚國也

以禦數者王將何為

禦止也數者謂箴戒訓
謗也為人臣尚如此王

將復何為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臆懼曰老之過

也

老子乃驟見左史

關且廷見令尹子常

關且楚大夫子常子囊之孫囊瓦也子常

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

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

聚積實如餓殍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

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

貨珠

玉之屬自然物也

國馬足以行軍

國馬民馬也

公馬足以

稱賦公馬公之戎馬也稱舉也賦兵賦也

賓獻賓饗贈也家貨足以共用家大也不是過也

夫貨馬郵則闕於民郵過也民多闕則有離

畔之心將何以封矣封封國也昔鬬子文三舍令

尹子文鬬伯比之子無一日之積恤民故也

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

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糗寒粥也筐器也至

于今令尹秩之秩常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

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

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

者而我取富焉曠空也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

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

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鄖為楚良臣是

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

後也先大夫子囊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

羸餒日日已甚四境盈壘言壘壁滿於四境之內道殣

相望盜賊伺目民無所放

放也

是之不恤而

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

速也

積貨滋多

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愠也若防大

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於成靈

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靈王不

顧於民一國弃之如遺迹焉子常為政而無

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

待猶期禦也

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江

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

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

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

決鈞弦也拾捍也言申胥華登善用兵衆必化之

勝未可成

成猶夫必也

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

猶鬪命也

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

設兵自備約以其辭以求平

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

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言越不將必

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

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吳無復有越王

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勾踐使

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

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見禍於天

闕廬也言天天王親趨王趾以心孤勾踐孤

也王尊之以名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

肉白骨也繫是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

之大賜乎今勾踐申禍無良申重也草鄙之

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遺遺善也番之小怨以重

得罪於下執事勾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

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

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

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若禦寇勾踐請盟一

介嫡女執箕箒以眩姓於王宮一介一人眩

備姓庶姓也

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

御近臣宦豎之屬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

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征稅也此亦天子夫征稅諸侯之禮

諺曰狐狸之而狐捐之是以無成功也捐發也今

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言天下而備聞

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

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

利度義焉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自

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

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伐齊反振

旅而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

吳也又非懾畏吾甲兵之強也大夫種勇以

善謀將還玩吾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還轉

也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蓋猶尚也故婉

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

自傷也使吾甲兵頓弊民人離落而日以燹

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
 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
 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虺小蛇大吳王曰大夫奚
 隆於越隆盛也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若無越則
 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
 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
 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
 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

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荒空也

孫子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敵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

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遠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

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已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

况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故曰勝可爲也敵雖衆可使無鬪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

六戰勝不復而應形

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况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故曰勝可爲也敵雖衆可使無鬪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水無常形... 火無常質... 木無常質... 土無常質... 金無常質... 水無常質... 火無常質... 木無常質... 土無常質... 金無常質...

列子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

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者有形者有形
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
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
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
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
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
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爲之職也能陰能
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
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
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
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造父之師曰秦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
禮甚卑秦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
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
必先爲裘女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
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秦豆乃立木

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
 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秦豆歎
 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
 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
 齊輯乎此御之法度也轡銜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
 乎胷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
 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墨而旋
 曲中規矩取道致氣力有餘誠得其術

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
 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
 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
 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
 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
 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
 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

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
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秦豆歎
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
也此御之法度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
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
乎曾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
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墨而旋
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

此法度之熟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
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
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
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
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
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
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

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袒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櫺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弃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教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耶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

謂德有厚薄也而

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偶偶而步有深媿之色耶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貴賤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

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類厚矣東郭先生
 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
 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
 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
 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
 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固然而理矣西
 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
 衣其袒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菽有稻梁之
 味庇其蓬室有廣廈之蔭乘其輶輅有文軒
 之飾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
 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
 能寤易悟也哉

識字

莊子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解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經首樂章名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但見其理間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

心專志致若所謂唯蜩翼之知也

暗與官知止而神欲行司察之官廢依乎天

理不橫批大郤有際之處因導大窾節解窾

令因其固然枝經肯縻之未嘗游外於空未

也肯着骨肉也而况大軻乎軻大骨也良庖歲

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

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砥

也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

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

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交錯

為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徐

也手動刀甚微諫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

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

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

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

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

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

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壅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

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
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
也故古之王天下者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
辨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
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
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
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
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

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
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
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鍾鼓之音羽旄之容
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
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
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
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
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

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

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也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自嫌有事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聰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

於堂下釋椎鑿金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

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
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
古人之糟魄已夫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

似非人

寂寞至

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

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
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於物之
初孔子曰何謂耶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

焉而不能言嘗謂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

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

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

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

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

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

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

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

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習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弃隸者若弃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孔子

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洑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

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
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
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
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
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
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
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
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商
以事相常以衣食爲主蕃息蕃藏老弱孤寡
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
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
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
乎不在其明而在歷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
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
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
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
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
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
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
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
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
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
暗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
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
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
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荀子

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風之所以為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為小雅者取是以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為大雅者取是以光之也頌之所以為至者取是以通之

也天下之道畢矣

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則傷

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

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鬪人之

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

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

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為我鬪人之民日欲與

我鬪吾民日不欲為我鬪是強者之所以反

弱也地來而民去累多而功少雖守者益所

以守者損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諸侯莫

不懷交接怨而不忌其敵伺強大之間承強

大之弊此強大之殆時也

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

饗尚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祭齊

太羹齊讀為臍至齒也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

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

子如經古今

樂

少色古今

樂

大一夫是之謂大隆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

尚生魚也豆之先大羹也一也利爵之不醮

也醮盡也祭告利成事之俎不嘗也尸既飽

禮成不嘗其俎三臭之不食也臭謂歆其氣皆謂禮畢無文飾復歸于朴

一也大昏之未發齊也齊戒以大廟之未入

尸也始卒之未小斂也一也大路之素未集

也郊之麻纒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

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

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

終終始如一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

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

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

心接威穀猶且羞之而况以事其所隆親乎

故死之為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

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

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絰纊聽息之時

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然而殯歛之具
未有求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
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故雖備家
必踰日然後殯三日而成服然後告遠者出
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
五十日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
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
文備矣然後月朔十日月夕十宅然後葬

當是時也其義止

其重如此

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

之故三月之葬其貌以生設飾死者也

貌象也象

生之所設器用飾死者三月乃能備之也

始非直留死者以安生

也是致隆思慕之義也喪禮之凡變而飾動
而遠久而平故死之爲道也不飾則惡惡則
不哀爾則翫翫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一朝
而喪其嚴親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
嫌於禽獸矣君子耻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

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
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
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

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君者治辨之主也
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
亦可乎詩云愷弟君子民之父母彼君者因
有爲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
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又善教

誨之者也三年畢矣哉乳母飲食之者也而
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被之者
也三年畢乎哉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
也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兩至者俱
積焉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耳

國策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

鄢陵君與壽陵君

謂輦出則二人從之

專淫逸侈靡不

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

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

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

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

辛去之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

襄王流揜於城陽

流謂走揜覆也謂自匿

於是使人發

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柰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蚩蚩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系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蜻蛉其小者也黃雀俯喙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隊於公子之手矣黃雀其小者也黃鵠遊於江海淹乎大

沼俯噉鱗鯉仰啣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
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
夫射者方將脩其筈盧治其繒繳將加已乎
百仞之上引纖繳揚微波折清風而殞矣故
晝遊乎江河夕調乎鼎鼎夫黃鵠其小者也
蔡靈侯之事因是以新序作故是也南遊乎高陂北
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續後語飯茹溪之蔬注云茹溪巫山之溪
食湘陂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

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

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楚子誘靈

侯殺之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

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

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

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

方受命乎秦王填鼃塞之內而投已乎鼃塞

之外填兵滿也江夏有鼃襄王聞之顏色變

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

君而用計焉與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以新序參

○鮑彪云此策天下之善規也襄王雖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故其季年保境善鄰差為無事此策為有力焉○李漢老有記文放此體

史記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

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饑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

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
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
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
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
糟糠不厭而卒蚤天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
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
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
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
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
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逕非公正不
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
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
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
知松栢之後彫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

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
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
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
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
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
問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
能施於後世哉朱文公嘗曰孔子言伯夷求

却是伯夷滿腹皆怨矣又云伯夷當時何曾
指擬仲尼來發揮他耶太史遠遊先生又
嘗論之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言
衆言殺亂惟折衷於聖人也詩書雖闕然虞
夏之文可知堯舜禹之相授傳天下若斯之
難而說者乃有許由務光等事此何以稱焉
疑之也余登箕山乃有許由塚則信然矣孔
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太伯伯夷詳矣由
光義至高而文辭不少概見此太史所為深
惜之也蓋其馳騁上下數千載欲求一節義
最高者嚴立於其首有讓國之高節如由光
而不見述於聖人是以無傳此伯夷傳之所
以作也孔子言伯夷叔齊怨是用希求仁得
仁又何怨余悲其意睹軼詩可異焉觀采薇
之詩則疑於怨矣叙其事述其歌申之曰怨
耶非耶其末雜引經傳之文而卒歸之伯夷

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
驥尾而行益顯問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
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又所以深悲由光
之無傳而喜伯夷之遇夫子也要其歸則不
出最初兩語載籍極博考信
六藝而已孰謂子長愛奇哉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
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
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
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
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而未

而一作

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
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
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
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
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
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
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

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
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
平之作離騷蓋自然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
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
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
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
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
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
廉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
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
泥音混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
可也

燕惠王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
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
敝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
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

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
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
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
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
寡人有隙遂指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
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
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
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

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
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
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
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
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
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
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
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

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
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
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
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
國之餘業而驟勝史作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
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
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
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

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
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
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
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
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
設於寧臺燕臺大呂陳於元英大呂齊鐘元英燕殿故鼎
反乎磨室燕鼎前輸於齊今薊丘之植植於
汶篁竹田曰篁移燕薊自五伯以來功未有

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慊作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弃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瀆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

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跡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鳴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此言

以明其不輔趙以攻燕以解惠王之疑也以戰國反覆背叛之世而有如殺者
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索其名臣雖不佞

可不謂賢哉觀其言數奉教於君子則所學必有自來矣
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

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留

意焉以國策參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

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鴈羅鷲

鷲野鳥也音龍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

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

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

燕齊趙者騏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小鳥有青

首鄒費邾邳者羅鷲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

見鳥六雙於王何取以喻下文秦趙等十二國故云六雙王何

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

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

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

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

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圍之東解

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

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

郟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績繳蘭臺績紫也音爭

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

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溶新繳以石傳繳曰

波石波音波射嚼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嚼音畫謂

大鳥之有鈎喙者以比齊也蓋者覆也言射者環遊蓋覆使無飛走之路因以長城為防

也朝射東莒夕發沮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

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

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抵音趙三國則從不齊趙燕也

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

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

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

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

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

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渡新

繳涉酈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

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

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

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韓魏當秦之前故云膺擊俗本作鷹非

垂頭中國言欲吞山東處旣形便勢有地利奮翼

鼓祇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

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

遂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

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

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

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

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而不

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

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

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
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
止於湯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
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
前與齊湣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
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
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
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
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
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
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
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
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
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
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
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

介紹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
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
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
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
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旣已泄之矣
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
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
者也今吾觀先生之主貌非有求於平原君

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

曰世以鮑焦爲無從

音從容

而死者皆非也

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
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
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
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
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柰何魯連曰吾
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

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拆天子下席寢東藩之臣因齊威王名後至則斲齊威王勃

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

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
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
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
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
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
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
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
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

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衽抱
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
人投其籥謂門外門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

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吊夷維

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吊主人必將倍殯棺陪音

佩謂不在殯東階其棺立西階上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

南面吊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劔而
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

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

鄒魯之臣不果納言時君弱臣強故鄒魯之臣生死雖不得盡禮也然

猶能不納齊也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俱

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

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

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

臣彼將奪其所不肯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

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

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

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前責以大義不動至此

利害切身遽起拜謝此當時人情之常而孟子之言所以不如儀秦之易入也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

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

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

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

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

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

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
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
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
見以戰國策參修

安釐王十二年齊楚攻魏秦昭王發兵救魏
魏氏復定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
以求故地公子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
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

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
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
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
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况
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
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群臣莫以聞
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
亂呂氏曰韓世家不載其事外交強秦魏之

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隣
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強秦之親王
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
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
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上黨而攻強
趙是復得闕與之事四十五年趙秦必不為
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
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

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

括地志云石城

山在申州鍾山縣東南共一里所行甚遠所

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

左召陵

徐廣云一無左字

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

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

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

有懷茅邢丘城堉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

危

案隱曰皆縣名屬河內

秦有鄭地得垣雍決

太史公曰澗澤水

適大梁之墟墟中人口秦之敗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蓋秦竟用此策

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

氏於秦呂史按戰國策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蓋安陵趙襄子所封其後遂別為小國附庸於魏今魏反令使者潛之於秦也古史云魏襄王所封

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隣聽

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

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南國雖無危正義曰在魏之南故

日南則魏國豈得安哉夫韓不愛安陵氏

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呂曰秦得南國則諸

侯之勢危矣魏不可以為非已地而不恤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

國之去梁也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

間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呂曰自秦伐林鄉以來以至于今也

秦七攻魏五入圜中索隱曰固即圃田圃田鄭藪屬魏戰國策作國

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

而國繼以圍呂曰赧王四十年穰侯遂圍大梁又長驅梁北

東至陶衛之郊呂曰陶即穰侯所封北至平監平即兗

縣監即故闕城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

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
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有鄭
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
里禍必百此矣異口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
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
韓知亡猶不聽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鴈行頓
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
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

從事乎王

謂合從事王也

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

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
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
強秦隣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
王之天時也通韓上黨於共審使道安城國策
作使道已通呂曰是時秦欲取韓上黨
故蚕食其地使與韓國中絕故信陵君勸魏
假道使韓得與上黨往來豈專為韓而
已哉韓不失上黨則三晉之勢猶完也因而
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

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
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
以爲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
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
馳秦入朝而爲臣不久矣以戰國策參修○東萊呂氏曰信陵
之言深切綜練識天下之大勢使魏王能用
其計料率楚趙竭力以助韓則韓不至於失
上黨趙不至於敗長平六
國亦不至爲秦所吞矣
秦旣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

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
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
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
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
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
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
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
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與

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
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
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
古今主和者皆如此
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
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
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
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
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

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
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
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
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
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
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
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
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郝曰

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

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

必無趙矣

以戰國策參修

韓信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

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上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

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

仁疆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
再拜賀曰惟信亦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
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啞叱咤千人
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
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
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刳弊忍不
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
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

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
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
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
特劫於威強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
其疆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
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
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
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

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犯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

自以爲得信晚遂使信計部署諸將所擊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廼有藏

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廼引而東
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
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
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
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
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
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
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

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
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
歷城諸田宗疆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
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
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
善乃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
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
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

之所歸則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
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
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
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
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
關而責義帝之負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
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
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

頁一作處

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
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
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
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利而不能授攻
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怒之而
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
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
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

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
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
大行之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
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
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迺聽酈
生罷歷下兵守戰備

賈生之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
之地君臣固守以闕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

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
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
衡而闕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冊南取
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
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
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
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

魏有信陵此四賢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
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無韓魏燕楚齊趙
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
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
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
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
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師仰作關而攻秦

類曰秦之地形高而諸侯之兵欲攻關中者仰嚮故云仰關也今流俗書本仰字作仰非

也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
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
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敵
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
割天下分裂山河強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
孝文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
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馭宇內吞二周
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

天下威震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
郡百粵之君頽首係頸委命下吏迺使蒙恬
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
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
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
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
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史作華
為城服虔曰斷華山為城晉灼曰踐登也顏曰晉說是因河為池據

億丈之城臨不測之川以為固良將勁弩守

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顏曰問之為誰

又云何人其義一也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

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

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

子服虔曰以繩係戶樞也孟康曰瓦甕為牖也阡隸之人遷徙之徒

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智陶朱

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阡陌之中

帥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
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響應羸糧而景從山
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
也雍州之地殺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
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
矜非鏃於鉤戟長鍛也類曰棘戟也矜與謹
同謂矛鋌之把也鉤
戟戟亦曲鉤者也鍛鍛也言往者秦銷兵刃
陳涉起但用鉏耰及戈戟之謹以相攻戰也
適成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

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
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
絜大比權量力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
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
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
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
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

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
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
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
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
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
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
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

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
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別嫌疑
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
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
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
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
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
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

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
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
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
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
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
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
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
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
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
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
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
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
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
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

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

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

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
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
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
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
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
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
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
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

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
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膾
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
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
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
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
止自黃帝始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
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

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
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
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
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
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
太史公太史公漢書無三字仍父子相續纂其職
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
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

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
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
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
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
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
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
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
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已

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
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
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
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
人君子以漢史參修

劉訓

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
死生則志不懾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衆人
以爲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人之所以樂爲
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
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斷素
題不斲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
飯藜藿之美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

衣揜形鹿裘蔽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責大故舉天下而傳之于舜若解敝蹠然非直辭讓議無以為也此輕天下之甚也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鯀蜒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逝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告

列子列子行泣告壺子壺子持以天壤名實不入機發於踵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僂脊管高于頂轔音轔下迫頤兩髀在上燭營指天匍匐自窺於井曰偉哉造化其以我為此拘拘邪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萬物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死生之齊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

也 精神訓

堯不以有天下為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為尊故讓位子罕不以玉為富故不受寶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他人也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為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

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意金滕豹韜廢矣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閭田者慙矣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汙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瓠相和而歌自以為樂矣嘗試為之擊逢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瓠之足羞也藏詩

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甒之徒也

精神訓

凡人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歎之况開戶發牖從冥冥見昭昭乎從冥冥見昭昭猶尚肆然而喜又况出室坐堂見日月光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况登太山履石

世出一訛

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况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為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已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伸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

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崇廣窮道德之淵深達
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
四海崇於大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
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覽觀豈不大
哉

秦一族訓

揚子雲客難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
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此耳今吾子乃抗辭
幽說閑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
大鑪芴薄群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豈
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
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
閑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

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瀆於人者天麗且
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爲
艱難哉執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虬絳螭之
將登乎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
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擗膠葛擗拘也膠葛上清之
氣騰九閔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
耀八紘泰山之高不嶠嶢則不能滄滄雲而
散歆烝是以宓戲氏之作易也綿絡天地經

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
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
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
緝熙蓋昏靡爲宰寂寞爲尸大味必淡大音
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妙音者
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
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
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

試爲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
有和也是故鐘期死伯牙絕絃破琴而不肯
與衆鼓獲人亡獲古之善塗既則匠石斲斤
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鐘埃知音者之在後
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
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歟

